

屬於北醫人的系列小說

學生的變數

文◎如意生
圖◎洪旭逸



「噢！你兒子考上醫學系，真不簡單！陳太太你真有福氣呢！」

「那裏，那裏，是他運氣好，不小心上考的。」

「妳別客氣了，妳兒子一定很認真，才能考上醫學系，對不對？」王太太衝著我笑。

「唉呀！謝謝你誇獎。哈哈！」媽又使出她慣用的客套話了。我在旁也苦笑一下。

自從考上醫學系，常常被母親拉去「應酬」。媽就喜歡被她的親朋好友奉承一番，好像我考上醫學系，就像是她自己考上似的，每次她被捧的半天高，她就忘了她是誰。我在她旁邊好像「作秀」一樣，說難聽點就是「花瓶」，實在覺得很無聊！可是想想母親難得如此威風，也就算了，就讓她「帥氣」一下吧！

當被人稱讚，也習慣於應對，雖然我表面很客氣，但心裏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比起其他人，不管大學生或是五專、三專、商專的學生都來得優秀。想到這裏，心裏就有一股莫名的傲氣衝上來，這大概是自己的虛榮心在作怪吧！

大一新鮮人的生活過去了。我實在不知道我到底怎麼混過去的，竟然沒被「當掉」。

過完暑假，回到學校，覺得心裏亂舒

服的，「好久沒來學校。」我自語著，「回學校真好。」

開學那天，吳健跑來跟我說：

「今晚輔大在金天鵝有舞會，你去不去？」

「什麼系的？」

「二年級的。我認識一個女的，她辦的。她是她們班康樂，應該是自己系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他說男的太少，叫我找人。」

「好吧！你順便叫小威、痞子、大鳥他們一起去，還有劉文志，我們好虛張聲勢。」

「都叫了。」他擺一擺手，「今天晚上把我們在暑假中練習的花招都使出來，讓女孩子開開眼界。」

「你要把我們『舞棍社』發揚光大是嗎？」

「哈——。」我們倆笑成一團。

『舞棍社』是我們在暑假時自己取的，一個星期有三、四天泡在舞廳，不然就在吳健家勤練舞步。梭（Soul）和吉魯巴也算蠻熟的，尤其是一些「吃豆腐」的花招，大家更是勤練不已。上次去天王星，遇到一個淡大的女生，我帶她跳，我吃了不少豆腐，她還直說我好厲害，讓我真是高興。今天準備再去大展身手，內心亂興奮的。

中午看到K棍，他又拿一大堆書大概又要回去唸，看到他心裏很不爽。整天讀書，一點娛樂也沒有，跳舞、打球、泡女孩子，他一項也不會，書K了老半天，分數也不會比我好到那裏。真奇怪，我們的教育制度怎麼會教出這種書呆子？每次看到K棍，真有點想揍他。

下午五點，我們在川堂集合，準備去跳舞。

宋西山和小條聽到消息也趕來了。

劉文志對他們倆說：「你們也來插花嗎？」

「好久沒跳了，請你們多教我些花招，很多花招我忘了。」小條笑著說道。

「我看你是想去釣馬子，最近想女孩子想得快發瘋了吧！不然你怎麼很急著想去呢！」大鳥挖苦著他。

「好了吧！咱們快走吧。」

八個人坐上二十二路公車，出發進攻金天鵝。

「希望今天長得正點女孩子多一點，這樣才不虛此行。」大鳥滿懷幻想說著，「尤其是跳慢舞時，跟漂亮女孩子跳是天下大樂事。」

我指他：「你少做夢了，真正漂亮的女孩子才不會常常參加舞會，能看到幾個正點就算不錯了，還要全部都是正的，你『笑想』啲。」

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，大家一同衝進去。找了位子坐下來便四處觀望，女孩子蠻多的，男孩子好像比較少，我想男女比例數大約三比一。我們有機會多加選擇了。

我跟他們說：「等等大家各自找尋目標，今天女孩子這麼多，夠大家挑了。」大家曖昧的笑了一笑。

吳健找到他認識的那位康樂，跟她聊了一會，回來說：「今天女孩子大多是文學院，有很多系。你們要有點氣質，不要漏我們學校的氣。」

音樂響起，大家魚貫進入舞池中，藉著快舞燈還亮時，看看有沒有長得正點的女孩子。結果發現好多女孩子都亂對我胃口。

等到慢舞時，大家四處去找目標。

我找到一個英文系的，還不錯，隨著 Paul Young's Every time you go away，踏著左一右一的步伐，慢慢和她聊天。我實在想貼上去，可惜不敢太輕浮，怕壞了我們學校的名聲。

跳到十一點，問了幾個電話，感覺還蠻有收穫，大家便興高采烈的回家。

回到家裏已經十二點了，爸爸和媽媽都已經睡著了，只看到妹妹在房裏開夜車。妹妹是北一女高三的學生，正為聯考加油努力中。小妹長得還算不錯，追求她的男孩子可真多。

記得每天回家時，從信箱裏常拿出一些匿名信和內詳信。有次我笑她：

「小妹呀！你可真愈來愈騷包了，這都是妳男朋友的信嗎？」我丟一疊給她，她看了一下。

「才不是呢，我可沒男朋友，這些我都不認識。有男朋友還得了，媽和爸爸一定罵死我了。何況我又準備聯考，那裏有時間交男朋友。」

「像我呀！高中時期從沒跟女孩子講過話，也沒交女朋友，除了救國團活動外，沒有和女孩子接觸過。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男女之間的憂慮，在補習班重考時期才能專心讀書，考上北醫醫科。」我驕傲說著。

「你少臭美！」小妹反駁說，「你現在女朋友不是一大堆嗎？」

「那是普通的異性朋友。在大學生活一定會遇到這種情形，這是很正常的。像高中生最好以功課為重，不要談男女朋友的事，高中生還未成熟，尤其是妳，小不點兒。」我推她的頭。

「喔！你就成熟了，我看你快老了。」小妹笑著說。

小妹笑起來很可愛，難怪有這麼多人要追她。

洗完澡，實在是累，躺上床就睡著了。早上醒來，不想去上課。

刷牙洗臉完，覺得沒事幹，走到小弟的房間去。

小弟是建中一年級的學生。他房間裏除了床外，牆上貼滿了中森明菜、松田聖子和一些女明星的海報，書桌上也有女明星的照片，真是青春洋溢的房間。時代是有點不同了，我高中時也沒想到要貼海報，覺得收集海報是女孩子的權利，要我收集，我也貼比較有男子氣概的海報，像「第一滴血」、賽車或是重型摩托車、戰鬥機之類，才不會想貼女明星的海報。

打開弟的抽屜，翻一翻他的東西。發現他竟然有情書很多封，而且每封得寫得很親密。流覽每張信，他們連開頭都用親愛的某某，小弟實在是比我以前還進步。

我突然浮現到小弟和女孩子約會，最後把她帶上床的幻像。我心裏一顫，小弟有女朋友，又喜歡看黃色書刊，不知道會不會做出不軌的事。

下午到學校去，大鳥跑來跟我說：

「昨天我在新公園看到你妹妹和一個建中學生在一起。那個男的大概是三年級，摟著你妹妹的肩，好像很親密的樣子。」

「不可能吧！我妹妹那麼乖，不太可能吧！」我懷疑的表示，「她沒有男朋友啊！」

「我看過很多次，你妹和那男的在一起，都在星期二和星期四，大概你妹在補

「哥吧！」

「對呀！她二、四補英文。」

「我在那裏換車，常看到。以前只有手拉手，昨天就攬肩，真快。我看不久後你妹快變成『二手貨』了，你要當大舅子。」

我覺得不可思議，怎麼可能呢？小妹會做出這種事，我心裏七上八下。「你明天帶我去看看。」

「可以呀！你看吧，你搞人家，別人就搞你妹妹。你妹妹留給我就沒什麼問題吧！」

「別提了。」我非常焦慮。

晚上回到家，看見妹妹，不太敢開口問她，還是明天證實了再說罷。

我腦中反覆出現著妹妹和那男的有越軌行為。

時間就像烏龜一樣走得那麼慢，好不容易等到下午，和大鳥一起去新公園。果然看到小妹和那個高中生攬在一起走進門口，站在博物館前說情說愛。

我和大鳥一個箭步，衝上去攔他們。走到他們面前，小妹看到我，突然把那男生狠狠的推開。

「哥……」她驚奇叫了一聲。「我……」

那男的也嚇一跳，我瞪他一眼，他不敢看我，和小妹告別，便跑著溜掉了。博

物館人雖多，我仍然大聲罵：「我實在想不到妳會這樣子，太傷我的心了。」我實在很憤怒。「等一下妳不要去補習，馬上跟我回家，不然在這說清楚。」我真想打他幾巴掌，手都快舉起來了。

她很緊張的把認識男孩子的經過一清二楚的抖出。

「他說他愛你，就可以做些親密的動作噢！妳別忘了妳是北一女高三的學生，功課不唸，談什麼戀愛。」我很生氣的斥責一番。「妳先去補習，回家再說。」

她急忙跑去補習班，眼眶中帶著淚水。「想不到你做大哥的還蠻有威風的，看他們嚇成那樣子。」大鳥諷刺的說。

「回家去吧。」看看天都黑了。

獨自坐上公車，內心衝滿怒氣和悔意，為弟弟及妹妹感到悲哀，也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失望——中學生為了聯考，似乎已無任何戀愛的權利，而大學生在處理男女間的關係，怎麼還是和中學生一樣的不成熟？也許這是種變數吧！

望著天空密佈的烏雲，遠處有幾道閃電，今晚大概要下大雷雨吧。

